

●桑梓留痕●

家风传廉 心守清流

□吕 华

春风漫过亭城青瓦,携一脉滁水温润,轻叩心底尘封的记忆。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家风絮语,那些镌入血脉的廉洁印记,从未被时光冲淡,反而历久弥新。“守本分、存正气、拒贪腐、为百姓”,这十二字箴言,是父亲躬耕田垄的言传身教,是我执笔二十载的初心坚守,更是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晕染流年,照亮前路。

身为深耕宣传战线二十载的新闻人,我以笔墨记时代,以镜头留烟火,也在世事变迁中,见过权力在欲望里沉沦、初心在利益前迷失。那些触目惊心的贪腐之殇,那些背弃使命的沉痛结局,时刻警醒我,权为民所赋,廉为心所守,唯有清白自持、公道立身,方能不负岗位、不负人民。这份刻入骨髓的清醒,皆源于父亲最质朴的教诲。

父亲一生面朝黄土、躬耕田园,识文不多,却用一言一行为我立起做人的标杆。他常说:“人活于世,本分最金贵,良心不能丢;身为公家人,就要多为百姓说话,多替群众办事。”这句不加雕琢的家训,是我人生最初的廉洁启蒙,也是我半生恪守的行为准则。

年少时随父亲交公粮的场景,至今清晰如昨。彼时乡间交公粮,是乡亲们心头的一桩难事。父亲总要把粮食细细筛、反复晒,力求颗粒饱满、粒粒干爽,可即便如此,仍常遭粮站人员无端刁难。邻居劝父亲托人疏通,父亲生性耿直,宁折不弯,不肯随波逐流。为此,他常在粮场辗转数日,白天顶着烈日翻晒粮食,

忍受冷眼相待;夜晚蜷在粮站水泥地上,任凭蚊虫叮咬。那些藏在委屈里的不公,如细针轻刺年少的心房,让我深深懂得:歪风最伤民心,清廉最暖人心。

望着许多如父亲一般的老农用汗水浇灌的粮食被轻慢对待,我暗下决心,长大后要与不公抗争,护老实人不受欺辱,让普通人挺直腰杆。那时的我,尚不懂体制完善与法治建设的漫漫征途,只坚信正义不该缺席,清廉不该缺席。

后来步入公职,投身宣传,在党的教育与时代发展中渐渐明白,年少经历的困顿,是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阵痛,是法治与机制尚待完善的印记。如今,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常抓不懈,公职人员坚守公仆本色,歪风邪气无处遁形,贪腐顽疾有效遏制,清风正气充盈亭城,廉洁之光照耀清流。

闲时重读包公故事,铁面无私、两袖清风的气节依旧撼人心魄。我们脚下的滁州,本就是廉洁文化浸润的沃土,欧阳修宽俭施政、廉洁奉公,山水间藏着心系苍生的淡泊;王阳明立德立言、清正自持,以风骨泽被后世;包公与滁州渊源深厚,清廉美名千古流传。先贤们在缺乏完备监督的年代,依旧坚守本心、恪守清廉,恰恰印证,廉洁从不是外在的强制约束,而是内心信仰、家风滋养与地域文化共铸的精神品格。

身为宣传工作者,我既为滁州深厚的清廉底蕴深感自豪,也深知肩上使命,传播廉洁理念,弘扬清风正气,让廉洁文化扎根人心,让优良家风滋养时代。

如今,我的孩子已步入高二,即将成年。我把父亲的教诲、年少的经历、从业的感悟讲给他听,愿他明白,无论未来走向何方、从事何业,都要坚守底线、远离贪腐,做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之人。贪腐是社会毒瘤,破坏公平、侵蚀信任,人人皆可与之抗争;而守住清廉,始于守住家风、守住本心、守住做人的根本。

家风从不是墙上的格言,而是融入日常的一言一行;廉洁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面对诱惑时的坚定抉择,面对群众时的赤诚真心。父亲以一生本分教我清廉,我以二十载坚守践行清廉,而今,我愿将这份家风薪火相传,让守廉、崇廉、倡廉成为家庭永不褪色的印记。

父亲的朴实教诲,是小家的廉洁根基;我的岗位坚守,是对初心的忠诚践行;对孩子的殷殷叮嘱,是家风的代代延续。我始终坚信: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清,则政风廉;家风好,则国运兴。

滁水悠悠,润廉于心;亭城巍巍,育廉于行。往后岁月,我将继续以笔墨传递廉洁之声,以镜头定格清风正气;以父辈之责,传家风、育后人;以滁州儿女之身,守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以先贤为镜,以党纪为尺,以小家之清,护亭城之净;以家风之正,助大国之兴。

相信这缕源自田间、藏于家风、润于心田的廉洁清风,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诗韵潮声●

立夏帖(外一首)

□王连生

春天收拾好告别的行装
把舞台让给了喧嚣
日历翻到五月
风便换了一副滚烫的喉咙

阳光不再是试探性的抚摸
它变得直白而热烈
将池塘里的水
煮成一池碧绿的浓茶

荷叶像一个个举起的酒杯
向阳致敬
蜻蜓是急不可耐的醉客
早已立在枝头挥动着翅膀

此时,农事不再需要铺垫
秧苗插进泥土
麦海荡起绿浪
像是赶赴一场热烈的约会
它们大口吞咽着
这季节里最充沛的雨水和阳光

走进麦地

走进五月的麦地
我看见麦芒如剑
刺破了暮春的慵懒
我看见汗水如珠
在黝黑的皮肤上滚落
我看见乡亲们的企盼
像麦穗一样沉甸甸地低垂

走进五月的麦地
我听见风在拔节
那是生命最原始的呐喊
我听见镰刀在歌唱
那是土地最深沉的回响
我听见村庄的心跳
在麦浪的起伏中愈发清晰

走进五月的麦地
我触摸到阳光的温暖
也触摸到泥土的微凉
我触摸到时间的流逝
也触摸到希望的永恒
我触摸到自己与这片土地
永远也无法割舍的血脉

诗二首

□陈国斌

咏春茶

春雨新雷醒嫩芽,竹炉初试碧螺花。
云遮雾绕千山树,露润风梳万壑茶。
盏内沉浮观世味,齿间甘苦悟生涯。
香凝叶底烟光翠,坐对遥岑赏夕斜。

春雨

甘霖应季洒天涯,沐浴郊原润物华。
麦浪浮烟舒翠袖,柳丝垂露曳青纱。
犁扶陌上桑麻事,履印桥东嫩草芽。
待得云开新霁后,千山啼遍杜鹃花。

咏百年枫杨

□王万朝

滁州施集茶场有枫杨两株,其中老树树龄300多年,曾遭雷击,树干中空。后来,中空处再生小树,宛若子立母腹,故称为“怀中抱子”。春雨之日,驱车前去观赏,特记之。

细雨飘飞轻絮藏,绿光满岭浪波行。
枫杨百载立山间,抱子新苗多瑞祥。
雷打不亡留洞孔,腹腔孕育命顽强。
灌丛天意衍生事,同祖宗源一木香。

●阡陌流年●

七度马年

□浦 军

甲午马年,我降生在人间。至此,生命便与生肖马紧紧相依。从呱呱坠地到如今鬓染霜华,七十二载春秋流转,我有幸走过七个轮回的马年。每一个马年,都刻着不同的人生印记,藏着一段独一无二的岁月故事,串联起我从三尺讲台到烟火人间、从教书育人到乐享晚年的完整人生。

第一个马年,1954年,是生命的起点,那时的我尚在襁褓之中,懵懂无知,在家人的呵护下,开启了漫长的人生旅程。童年的记忆模糊而温暖,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听着长辈的叮咛,看着世间的烟火,慢慢长大,心中种下了对生活最纯粹的爱,也埋下了日后奔赴理想的种子。生肖属马,仿佛天生带着一份坚韧与热忱,这份性子,也伴着我走过往后的岁岁年年。

第二个马年,1966年,十二岁的我,正值青葱少年。彼时,我在学堂里埋头苦读,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尽管遇上特殊时期,但少年不知愁滋味,只想好好读书,用学识改变命运,用努力奔赴远方,课堂上的琅琅书声,课后的嬉戏打闹,是那个马年最鲜活的记忆。也正是这份年少时的勤勉,为我日后走上师范之路、投身教育事业,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马年,1978年,我二十四岁。这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从师范大学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一所

省级示范高中,正式站上梦寐以求的三尺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初进课堂,满心都是赤诚与责任。看着同学们求知若渴的眼睛,我深知教育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从此,一支粉笔,两袖清风,把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教书育人的事业。这个马年,我找到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方向,开启了数十年的教育生涯。

第四个马年,1990年,我三十六岁,正是教育事业深耕笃行的黄金岁月。我深耕教学一线,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用爱浇灌每一颗心灵。凭着这份执着与付出,我收获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任,也收获了诸多荣誉,走上了学校管理岗位,肩负起更多责任。这个马年,是我事业的丰收期。每一份认可,都是对我半生耕耘的最好回馈,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为人师表、以德树人的初心。

第五个马年,2002年,是新世纪的首个马年。那年我四十八岁,依旧在教育岗位上默默坚守,褪去了初入职场的青涩,多了几分沉稳与从容。我不仅专注于教学,更注重言传身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学生,看着学生们学有所成、奔赴四方,心中满是欣慰与自豪。教育之路,任重道远。这个马年,我依旧坚守初心,在课堂上默默耕耘,不负韶华,不负使命。

第六个马年,2014年,我六十岁,正式告别奋斗半生的讲台,开启退休生活。告别忙碌的工作,我心中虽有不舍,却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篇章。年轻时深埋心底的爱好,终于有时间一一重拾。我自幼喜爱文学,退休后笔耕不辍,将半生感悟、生活点滴诉诸笔端,最终出版了属于自己的散文集;早年练习的武术,也重新拾起,凭借精彩的剑术表演,登上了省级电视春晚的舞台;热爱摄影的我,用镜头捕捉世间美好,作品多次斩获奖项,在光影里感受生活的诗意。这个马年,我的人生卸下了职业的重担,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多姿多彩,热气腾腾。

第七个马年,2026年,我七十二岁,岁月沉淀,芳华依旧。如今的我,生活愈发充盈充实,担任本地太极拳协会秘书长,传承武术文化;频繁担任武术、文体活动主持人,被大家笑称“主持界懂武术的,武术界能主持的”,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走过七个马年,经历72载风雨,我看过世事变迁,尝过人生百味,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热爱的坚持。教育生涯的荣光是我一生的骄傲,退休生活的绚烂,是岁月赐予的温柔。

七个马年,一轮又一轮的岁月轮回,见证了我从懵懂孩童到热血青年,从深耕教育到乐享晚年。

七个马年,是岁月的印记,更是人生的勋章。往后余生,我依旧会带着这份热忱与从容,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让岁月的每一刻都绽放出独有的光芒。



乡野清欢 周文静摄

●生活札记●

“铁牛”的春末絮语

□陈宏平

暮春的风褪去了初春的微凉,携着新翻泥土的清香,温柔地漫过皖东的乡间田垄。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陪伴我多年的拖拉机——乡亲们口中亲切的“铁牛”,在融融春光里轰鸣作响,奏响了最动人的春末乐章。

冰雪消融,春风拂岸,这头沉默勤恳的“铁牛”便告别了冬日沉寂,日日奔走在阡陌之间。春末,正是农耕最繁忙的时节,小麦与油菜次第谢幕,育秧、整地、翻耕的工序接踵而至,农时一刻也耽误不得。

我熟练地驾驶着“铁牛”,沉稳前行,厚重的车轮碾过松软的土地,铁犁深深扎进土层,将板结的泥土层层翻开。轰隆隆的机鸣并不喧嚣,反倒成了乡村最美妙的背景音,撞碎田野的静谧,唤醒沉睡一冬的沃土。翻起的泥块带着湿润的香气与泥土独有的清甜,细碎草籽、越冬草根被悉数埋入土层,化作滋养青苗的养分,为丰收铺就厚重底色。

田垄间,小麦与油菜正走完它们的春日盛景。曾经金黄灿烂的油菜花海渐渐凋零,花瓣飘落,养分全力涌向荚果;田间小麦也褪去花期,穗头渐渐饱满,默默进入结籽灌浆期。它们安静地向着小满生长,把所有力量都凝聚在籽粒中。春日的舞台即将落幕,而“铁牛”的歌唱,才刚刚开始。

年年春耕,皆是岁岁期盼。我驾着“铁牛”穿梭田间,每一次深耕,每一遍耙平、开沟,都是在为秋日丰盈埋下伏笔。脚下平整通透的良田,藏着农人最朴素的心愿。劳作间隙驻足远眺,眼前是青绿摇曳的麦田,是渐渐饱满的油菜荚,心底早已描摹出深秋

盛景:待到秋风送爽,稻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弯下腰肢,满田谷香漫遍村庄。

十余载朝夕相伴,“铁牛”早已不是一台冰冷的农机,而是我最默契的老伙计。春去秋来,它陪我熬过春耕忙碌、顶过夏耘酷暑,走过秋收奔波,岁岁年年,任劳任怨。机身漆面被风雨磨得斑驳,扶手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发亮,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磨损,都是并肩劳作的岁月印记。它从不会言语,却始终勤恳如初,只要引擎启动,便即刻发力,默默承载着一家人的烟火生计与田野希望。

漫长的冬日,是我与“铁牛”静心休整的时光。秋收落幕,田野闲歇后,我总会细心照料这位老伙计,仔细清理残留的泥垢秸秆,检查每一处零件,更换老化部件,为轴承齿轮加注润滑油,调试引擎,不放过任何细小问题。擦拭干净后,将它安放在干燥通风的库房,让它静静蛰伏,褪去疲惫,积攒力量,只待春风召唤。

春风一至,万物复苏,田垄重焕生机,“铁牛”便再度轰鸣启程。沉寂数月的引擎声响沉稳充沛,带着蓄势待发的朝气,追逐春光,奔赴耕耘使命。

春末的田野,风柔土沃,生机盎然。我驾着“铁牛”缓缓前行,春光烂漫,泥土芬芳。耕耘有声,期盼无声,一犁春雨润良田,一季耕耘盼丰年。人间所有丰收,皆始于春日的深耕细作。

春天的“铁牛”,在泥土里走着,突突声穿过风、穿过云,穿过四季的缝隙,等待着下一场花开、下一季抽穗、下一次欢唱……

